

春暖花开忆战友

□ 肖春荣

我和大龙是战友，我们部队驻地在一线城市，我们常说，等复员后，就在部队所在城市打工，一起开创一番事业。

但大龙复员后，却突然要回老家。他说，女友阿丽在老家待习惯了，不愿出来打工，他舍不得她，只好他回去。

大龙老家在山区，下了汽车还得走五个小时山路才能到家。

大龙常说，老家太穷了，年轻姑娘一心想嫁到城里，小伙子都到外面打工了，村里就剩下老人和孩子。若不是阿丽在村小学当代课老师，舍不得丢下那群孩子，她也早出来打工了。

大龙离开部队那天，我们心情都很低落，不敢正视他的眼睛，怕一对视，眼泪便止不住往外流。大龙安慰我们说，当兵的人在哪里都是好样的，他回去一定混出个样子来，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，还邀请我们这些战友，春暖花开时，去他老家做客。

我们想去是想去，但一考虑要走五个小时山路，心里便发怵了。大龙看出了我们的顾虑，和我们约定，等

山里通车了再去。

这一别就是十年。

大龙心里憋着一股劲，一定要让村民摘掉穷帽子，好男儿先立业后成家，大龙信心不小。那几年，大龙引领村民发展特色农产品，为此他专门跑到农业大学向专家虚心学习种植技术。农闲时，他带领大家修路，不仅自己村里修，还号召周边村庄村民一起修。

大龙说话有号召力，威信高，大家都知道他是“技术员”，哪个村请教他农业技术，他都无偿帮助。

大龙还多方寻求资助，有几位大老板听了大龙介绍的种植项目，很感兴趣，也被他愚公移山的精神感动，决定投入一部分资金帮大龙修路。此事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关注和资助。路修好了，农产品也运出山了。

靠山吃山能赚到钱，部分年轻人也开始返乡创业。

有了钱的大龙，又将目光瞄准了旅游业，他要打造吃住玩一条龙服务，将家乡的好风光推向全国。

大龙口气不小，我们劝他，如今事业稳定了，该和阿丽完婚了吧。大龙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正式邀请战

友们去他家乡做客。

那天，我们如约赶到了大龙家，这些年，小山村变化真不小，一座座小洋楼拔地而起，大龙领着我们参观他的“旅游”路线。我们问他，怎么没看到阿丽？他领着我们来到一座墓碑前，说，阿丽十年前长眠在这里了。

原来，就在大龙复员那年，阿丽上山采药，不小心掉下山崖……

阿丽的离世，对大龙刺激很大，他决定返乡创业，让村民过上好日子。

这么多年，大龙一直不结婚，是念念不忘阿丽。

我们走后的第二年，大龙不幸去世。原来他在几年前便查出癌症，他瞒着所有人，拒绝住院治疗，他要将有限的生命用来完成他的梦想。

每当春暖花开时，我们几位战友便会赶到大龙家乡看望他和阿丽。如今大龙家乡的发展越来越好，村村通了公路，路面平整，沿途风景怡人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。

大龙，我的战友，终于梦想成真了。

撒谎最多的人

□ 尹成荣

在生活当中，我们身边总有一些很会撒谎的人，而撒谎最多的人往往是我们最熟悉最亲近的人，她撒的谎让年少无知的我们曾深信不疑。

小时候，生活条件差，有点好吃的，孩子都眼巴巴地看着，都想尝一尝。她把好吃的分给孩子每人一份，自己却没有，她说：这东西我不爱吃。孩子以为她真不爱吃，各自吃完自己的，没有人给她留一点或让她尝尝味道。

天冷时和她一起出门，风呼呼地刮着，她把围巾摘下来围在孩子的脖子上，她冻得瑟瑟发抖却说：我不冷，你围着，别冻坏了。她背着孩子，顶风冒雪，举步维艰，额头上冒出颗颗汗珠，孩子心疼她要自己走，她却说，我不累。孩子病了，她急忙把孩子送到医院，医生说很严重，要住院，孩子吓哭了，她却说：没事，小毛病，在医院观察几天就好了。

孩子长大了成了家，回家时，给她买了吃的用的，她却说：花那钱干什么？我什么也不缺，这些我都吃够了。其实她一直省吃俭用，舍不得浪费一分钱，甚至连青菜都舍不得买，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出门宁愿走很远的路，累得腰酸腿麻也舍不得花钱打车。

她病了，孩子带她去医院检查，她却说：我没事，别去医院了，那里花钱太多，而且又不能讲价，吃点药，挺几天就好了。于是，小病拖成大病，不得不手术。当手术完成后，看着她苍白的脸，孩子心疼得眼眶泛红，她却说：没事，一点也不疼，你别担心……

还有好多类似的谎言，总之，她是天下最会撒谎的人，而且撒谎时面不改色，撒得理直气壮，让人不得不相信，真以为她没事，以为她不爱吃好的，不喜欢穿贵的衣服，不愿意打车，不喜欢上医院看病等等。而当明白她所说的都是撒谎时却为时已晚。这个人我们都认识，也都最熟悉，她就是最疼爱我们的最亲爱的母亲。

我的母亲就是一个最爱也最会“撒谎”的人，不管从小到大，只要让她吃点好的，穿点好的，花点钱，她总会找出一大堆理由“撒谎”，让我们从最开始时懵懂相信，到最后明白真相恍然大悟而心疼。所以，当我们的母亲再“撒谎”时，我们要睁大双眼，明察秋毫，用心体会和思考她的谎言有几分可信，又是多么可怜可爱可敬，并及时拆穿她，不让她再继续用“撒谎”骗我们，而苦了自己。而我们也要学会“撒谎”，用我们的谎言去爱她关心她，这才是孝，这种“撒谎”的爱才是最幸福最温暖的。

父亲的“老坦克”

□ 申功晶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是老式自行车风靡城乡的时代，试想，一阵清脆的车铃声飘过，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载着心爱的姑娘疾驰而过，那画面简直拉风得不要不要。父亲和母亲结婚那年，托上海当干部的亲戚弄了张购车票，从商场扛回一辆二八大杠、漆黑锃亮的永久牌自行车。稍得空闲，母亲便挽起袖管，拿一块抹布，小心翼翼地擦拭着。逢年过节，父亲的车龙头前挂着一尾大鲇鱼，后座驮着面粉、水果，乃至还运过上百斤的大米。

直到后来我出生，父亲特意在三脚架上为我做了一个三面围栏的“宝宝椅”，车头成了我的“专座”，那个眉目如画、清秀可人的小孩曾引来无数路人侧目而视，父亲心里美滋滋的。

父亲经常骑车带我去城北郊区看绿皮火车轰隆隆开过，我双手抓着车前档，时不时顽皮地用头顶着他的下颌，父亲能一心两用，一边不停地给我细数苏州八大城门的故事，每一条街巷的典故出处，一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避过路上数不清的车辆行人和坑坑洼洼。

到了夜间，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在曲折幽暗的弄堂里回响起来，我们一家三口刚从母亲的工厂浴室洗完澡出来，父亲载着我们母女，前座是我，后座是母亲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颇似鹊桥相会时牛郎挑着的扁担，一头是儿子，另一头是女儿。

自此，父亲跨着自行车，后面坐着睡眼惺忪的我，背上背着一个大书包，开始了十二年的“求学征程”：狂风暴雨下，父亲骑着自行车穿破雨幕疾驰，雨太大，他就推着车，艰难地在雨中行走，走着走着，眼前渐渐朦胧一片；烈日炎炎中，父亲单车驮着我上补习班，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，父亲自幼身子骨就虚，天生高血压，我怕他中暑，拿出随身所带的矿泉水硬逼着他喝，他仰起脖子“咕咚咕咚”喝下大半瓶，才目送他离开，那渐行渐远的背影看得我鼻子一阵阵发酸。

我去参加高考的三天，父亲坚持要用他那辆已经不再年轻的自行车送我去考点，我着实拗不过他，一路上，我看到我的同窗同学，他们的父亲或经商或为政，开着私家车，趾高气扬地从我身边擦过，我摸着父亲的背，不觉吟出：竹杖芒鞋轻胜马，一蓑烟雨任平生！

待我大学毕业，踏上了工作岗位，我以为我和自行车后面的座位诀别了，有一天，突然发起高烧，请不了假，只能抱病上班，可单位地处一条冷僻的街巷里，没有直达公交，于是，病恹恹的我再次坐到了车后座，父亲推着我，我看到那若隐若现的白发，手臂上暴露突起的青筋，愈发明显深刻的皱纹。

时代在前进，交通工具也是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，奔驰、宝马、路虎……高逼格车层出不穷，但我最为怀念的还是那辆与我几乎同龄的“老坦克”，至今，它仍时不时出现在我的梦境里，父亲的那辆“老坦克”最坚固、最宝贵，也最为永久。

清明思念母亲

□ 陈罡元

年年清明，今又清明，我又是多么地想您，我的母亲……

七岁的时候，母亲就叫我煮饭、捡柴，下田插秧。有一次母亲买回一条十斤重的鱼，叫我学着去杀，母亲说女孩子不会做家务，不会煮茶饭，将来有了婆家会让人笑话。

我和哥哥上学的时候，家里一直很拮据，外婆长年累月卧病在床，父母的身体也不好，他们只能靠土里、山上变卖一些东西，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每到我与哥哥交学费的时候，父母便会起早贪黑从山上运些松树、竹子去县城卖。

母亲虽不识字，但对我们却管教甚严。纳着鞋底的母亲，经常陪着我们挑灯夜读。就在高考那年，哥哥以三分落第，一向疼爱哥哥的母亲一下子老了。母亲拿起一根大竹条狠狠地抽打哥哥，第二年，复读的哥哥终于考上了大学。

时间如白驹过隙，我与哥哥大了，母亲却老了。我谈了一个小我六岁的远方男友，母亲坚决反对，后终因男友爱赌而分了手。与男友分手的那段日子，母亲总是絮絮叨叨相劝于我，只是母亲却更疼爱我了。

有一次，我要外出打工，母亲突然用油炸了好多糯米粑，由于天冷糯米粑结冰，放到锅里怎么煮都煮不软。我劝母亲用水先泡起来，结果却黏成了一团，母亲心痛地说：“妈知道你爱吃，特意为你做的，没想到这天气，竟如此浪费。”

每年播种，母亲都会把我喜欢吃的青菜多种些。

隔壁邻居每次都问母亲：“你今年又种这么多青菜，吃得完吗？”母亲便会很开心地回答：“吃得完，吃得完，这菜我家姐妹都喜欢吃！”其实，每年都没吃完，身在外地的我，也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家几天。

母亲是位勤劳善良纯朴又和蔼的女人，她从没跟左邻右舍红脸争嘴。与亲戚们更是关系融洽，这也是为什么亲戚们，个个喜欢来我家的原因。而且母亲十分好客，不管是村里的还是隔村隔邻的乡亲，只要从我家门前经过，母亲都会热情地招待，不是拿家里的柿子出来，就是拿自己做的橙糖送人，或者直接拉他们在家吃饭……

人有旦夕祸福，月有阴晴圆缺，就在我在哥在县城买了房时，舍不得老家的母亲，却一个人在乡下突然离世。亲戚和邻居们个个拂袖抹泪，我们一家人抱头痛哭。

村上八九十岁的老人，都自发过来轮流着帮母亲守灵。他们说，母亲是他们看着在苦水里泡大的，不但人善心慈勤劳好施，还对长辈们非常敬重，只可惜母亲没个好八字，才50岁就走了。

悲痛到近乎崩溃，好几天都吃不下东西的我，默默地承受着剧痛，安排料理丧事。邻居们说，女儿哭孝堂，媳妇守厨房。当时，已经有了身孕的嫂子，自是不能让她操劳。虽然母亲走了多年，但在我心里，母亲依然还活着。每当听起汤潮那首《妈妈，我想您》便哽咽着泪流滚滚……

如果有下辈子，下下辈子，我一定还做母亲的女儿，要好好孝敬她一生。